

生命的導師

生命是無盡的學習與成長歷程，每一階段都有生命的課題，也都會有生命的導師，引導我們探索生命的真諦…，引領我們走上菩提大道…

小學三年級有一天半夜醒來，心中浮現一連串的問題：「為什麼會有我？為什麼會覺得是我？我從哪裡來？死了之後又如何？」數十年來每想到這些問題，都有被繩索綁住，無法掙脫的感覺。從小看著父母為生活奔波，看著廟前在風雨中烈日下賣金紙的小販，看著媽祖座前一個個虔誠膜拜的身影，常困惑除了活下去、除了無奈與卑微、除了生老病死苦，生命是否有更積極的意義？

偶然在一本書中看到「了生脫死」這句話，深信這是生命的終極目標，然而大一參加「慧鐘社」時學長一句「學佛可以得到快樂」，因覺得不是自己人生的目標而與佛法失之交臂。

1987年出國前走遍重慶南路書局請到一幅觀音菩薩像，帶到美國後貼在宿舍內，早晚膜拜祈求順利完成學業。該年暑假前，看到佛學社成立招募社員的消息而加入了佛學社。幾個月後，佛學社創辦人翁和倫居士因換工作離開Columbus，而將佛學社交給了景種、鄭芳田、王音亮和我四個學生。翁居士將佛學社的書交給我保管，一有空我就抽一本隨便看看，常常在我看了沒多久，就會有人問我相關的問題，讓我覺得非常神奇。經過一段時間後，這現象就不再出現了，我也覺得應該要好好修學佛法，不能再碰運氣了。

1988年七月初，我代表佛學社參加莊嚴寺第二屆佛學夏令營，在大覺寺集合時看到很多人向一位瘦骨嶙峋的出家人頂禮，我因是佛門門外漢對「頂禮」頗不以為然而躲得遠遠，後來才知道那位出家人是 仁俊長老。

佛學夏令營時最喜歡上智海法師的課，因為很幽默又穿插許多有趣的故事。仁老上課都在講桌上擺個鬧鐘，正襟危坐三稱「南無 本師釋迦牟尼佛」後，才開始上課。上課時，師父賣力宣講，時而閉上雙眼，時而目光炯炯。師父講的內容沒有一點雜質，對我佛學門外漢而言十分枯燥又難懂，加上聽不懂他的口音，每天只要是仁老的課，我就「發心」到廚房幫忙。夏令營結束，身心非常寧靜，達一個月之久，到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。

夏令營後，Akron 佛學社創辦人唐太太(陳長華師姐)、唐醫師(唐德賢師兄)夫婦擬邀請智海法師、仁俊長老與懺雲法師分別於 9 月、10 月及 12 月到 Akron 及 Columbus 佛學社弘法。當時我曾建議不要邀請仁老，因為聽不懂他講什麼。過了一個禮拜，唐太太來電告知仁老自己要來且已買好機票。9 月底仁老到 Columbus 兩天，教大家靜坐，由於大家都是初學者不知如何接待師父，休息時間讓師父獨自坐在角落打坐，也沒人理會他。後來，馬紹章過去跟師父打招呼並問師父為何出家，師父正襟危坐答道：「這與佛法無關。」當天晚上自己和王仁琨、吳國基兩位同學擠在小寢室談話，當時自己說不要再管佛學社的事了，要關起門來拜佛念佛將來往生極樂世界，吳國基則回說：「你這樣就太孤僻了！」

第二天下午四點，仁老開示剩下半小時，告訴大家：「還有三十分鐘，我要供養你們一些話！」接著說：「有些人自以為關起門來拜佛念佛就可以往生極樂世界，這種人太孤僻了絕對去不了！」自己一聽嚇壞了，吳國基也拿著 Video Camera 對著我猛拍。結束後大伙在我寢室切分著唐太太帶來的南瓜派，我先開口說仁老在講我，王仁琨也認為師父在說他，因為師父說：「一個人修行能不能成功從起床的那一剎那就知道，有些人明明醒了卻還賴著不起床。」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被師父說中了，這時大家才知道老法師是一位高僧，也為我們的怠慢慚愧不已。

過幾天，就接到師父寄來的字條，上面寫著「以慈悲建立關係、以智慧解決問題；發心的要著：「人未安時我不安 人已安時我念苦」。後來大概每週都會收到師父的字條，都針對當時自己的問題。由於負責佛學社，被當成同學會的張老師，每天總會接到許多同學訴苦的電話，被煩得無心也沒時間念書，最後只好拔掉電話線以圖清淨，幾天之後就接到師父的條子，上面寫著「以菩提心為人排患釋難則不厭煩；以菩提願煉德化惱則不墮迷」，看完心頭一震趕緊把電話線接回去。

第二年師父又不請自來，這次大伙不敢怠慢專程驅車前往 Akron 接師父，當時自己曾問師父多大年紀，師父回答「六十七歲半」。由於許多師父告訴我們要念佛往生極樂世界，而自己則一心要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」，所以就問師父將來要去哪裡，去西方極樂世界還是東方淨土。師父回答：「我是一個平凡出家人，只知道盡出家人的本分，從沒想過要去哪裡，也不該去想。如果每一個學佛的人都只想去極樂世界，那這個世界又該怎麼辦。」這話恰似醍醐灌頂讓我久久不能自己。後來從李祖鵠師兄得知，師父有十幾個大願，其中之一為生生世世要為出家人，在娑婆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」。

第二年師父在 Columbus 佛學社辦三皈依，自己也想參加，師父問：「你還沒皈依嗎？」我說想皈依師父，師父回答：「皈依不是皈依我，是皈依三寶，你皈依過就好了，**不要把佛法當人情。**」我又說想跟師父結個緣，師父說：「我們的緣不夠深嗎？這絕不是簡單的因緣！」直到第三年師父才同意授我五戒。

1989 年寒假，到莊嚴寺參加佛七，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唯一參加的佛七。每天下午的第一炷香，念著念著，沒多久突然一震，所有疼痛與身體的感覺頓時消失，只有佛號在心中一字一字緩緩飄過。一炷香時間霎時過去，下座後身心異常舒適。佛七回來半個月內都感受到一股氣場罩住全身，彷彿金鐘罩將外界的紛擾阻隔，身心異常平靜，王仁坤也說：你看起來非常平靜跟以前很不一樣。之後，我曾請示師父這樣的狀態是不是入定，師父說：「**佛法哪有那麼簡單！要用心好好學！**」

佛七中，師父開示：「大家念佛想去西方但是你們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嗎？」他又問大家：「阿彌陀經中哪句話最重要？」沒人回答，師父接著說：「**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。**」那時才知道往生極樂世界要有這麼大的願力與準備工作，也才了解為什麼淨土是大乘法門，才知道為什麼當年師父說自己去不了。

下一年和唐太太等約十人去莊嚴寺參加藥師法會，結束後路過 New Jersey 順道拜訪師父，師父說：「你們去參加藥師法會要求消災延壽是嗎？」大家回答：「是」，師父正色道：「佛菩薩沒辦法幫你們消災延壽的，**【真正的消災是把自我給降伏了，真正的延壽是讓別人活得比自己更好】**。」霎時有頓超八地之感，近幾十年來，每想到這話，心中總會激盪不已。

師父要求出家眾非常嚴格，對在家居士也一樣，有一次師父講「成佛之道」時有同學把書放在腿上，師父馬上斥責說：「**佛法從恭敬中求**，這樣輕慢的態度怎麼可能學到佛法！」事後馬紹彰告訴我：「師父把我從地獄中拉了出來。」有一次師父在 Akron 開示，下座後座墊都是血，原來師父有嚴重痔瘡卻不以為意，大家深覺不忍，也對師父有了更深的敬佩。

認識師父之後師父常要我去他那兒小住，卻直到考過資格考才得以成行，之後每年都去一兩次，每次一週到十天，直到 1994 年返台任教止，最後兩次還遇到後來的果冶師與果慶師。第一次大約在 1990 秋天和馬紹章一起去，師父的「同淨蘭若」在 Morris Town 郊外，如茵的草地、清澈的池塘、成群的白鵝，非常幽靜。一間佛堂、一個客廳連廚房、幾間寮房，據說是馬廄改建的，當時只師父一個人住。每天早上六點，師父就將鬧鐘擺在房間門外叫醒我們，七點整師父帶我們

在佛堂繞佛，九點為問答時間，由於自己佛法所知不多不知從何問起，十點四十吃午餐，傍晚四點師父帶我們運動並教我們八段錦。

師父大約晚上六七點就寢，一兩點起床，起床後打坐，之後寫條子給各地的信眾。每天早上繞佛約一小時，走得很慢，我曾問師父繞佛時心中在念什麼，師父說：「我念三寶」，我卻不敢再問三寶怎麼念。師父圓寂後，每想到師父說的「我念三寶」，都為自己未曾請示師父「如何念三寶」深感遺憾。「佛者覺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淨也」，我個人理解「念三寶」就是護念「覺、正、淨」，也就是「護念身口意、覺知中道行」，只是無從讓師父認證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確。

畢業前到師父那兒寫論文同時帶了一些雜書看，師父告訴我下次帶「成佛之道」來。後來去師父那兒都帶著「成佛之道」，起初看不太懂，但一遍又一遍，總有更深一層的體會。回到Columbus也開始在佛學社研討成佛之道，大家輪流講，一直持續到1994年九月我離開美國，還沒討論完。

與師父同住，深受師父人格感動。師父律己甚嚴生活非常規律，自己的事從不假手他人，他說一個人最大的福報就是能不靠別人，但也不是自大地說自己都不需要別人。每天傍晚師父都會跑著過馬路拿信，路上車子飛快，我告訴師父要幫忙拿信，師父問：「會有你的信嗎？」我說沒有，師父說：「如果都是我的信為什麼要讓你去拿！」我說師父年紀大我年輕我去拿，師父回說：「我自己的事不能麻煩別人。」又說：「人人平等，人不可以用人。」每天早上都會看到一大桶飲用水放在廚房桌上，這是信眾每週從莊嚴寺帶下來給師父的飲用水，師父也都堅持自己抱上桌。

與師父同住最大的困擾就是剩菜，由於常有信徒帶些煮好的菜供養師父，師父煮了又煮幾天下來菜就變黃變爛，我到之後不敢吃又不敢丟掉，只好到外頭買些新鮮的菜，加入剩菜一起煮。師父問我每天花多少時間煮飯菜，我回答45分鐘，師父說簡單就好，不要把時間浪費在煮飯、吃飯上。之後，我就將剩菜分成幾份，每餐連同幾樣新鮮的菜煮成八寶齋。

平日常有信徒來蘭若找師父，只要是女眾信徒，師父一定會叫我出來陪他。有一次一位信徒送了菜來，師父送他到門口，又一路說：「謝謝啊！謝謝啊！」我看了非常難過，覺得師父為什麼要如此謙卑，他對弟子不需要這樣啊！另外，覺得出家人常要靠在家家人，師父尚且要如此謙卑，如果自己出家何德何能受供養，又何以為報，因此當時就決定不出家了。

與師父同住時，我都會早晚上佛堂唸觀世音菩薩，有一次回 Columbus 前師父告訴我：「唸觀世音菩薩要念觀世音菩薩的精神，要學觀世音菩薩行為。」同時交代回學校之後要告訴同學們：「不要把佛法當學問研究，要能實踐、要如法奉行」、「要把佛法當自己的。」

我畢業後兩位妹妹到 Columbus 念書，也皈依了師父，我於 1992 年二月到 Cincinnati 工作，每個禮拜六都回 Columbus 順便參加佛學社聚會。1993 年暑假，父母來美國住了一個多月，我和妹妹經常跟父母提起師父，希望他們也能皈依，但父親很不高興，認為學佛就好何必皈依。那陣子，師父在 Columbus 辦佛法度假，我也帶父母去看師父，師父跟他們講完話後父親不知怎的就同意皈依了，師父給爸爸的法名「智日」、媽媽「慈月」。師父在 Columbus 時，我們都會煮些菜供養師父，第二天師父對我們說再拿菜去那餐他就不吃，媽媽說我們住得很近不浪費時間，師父說：「我不能讓別人為我浪費即使一秒鐘的時間。」那時曾帶家人到美國各地走走，路過紐澤西就去師父那兒待了一會，離開時師父站在馬路邊一直揮手直到看不到我們，媽媽說她覺得十分不忍，揮著雙手清瘦身影也是師父在我心中最深刻的影象。

工作期間有休假都會去師父那兒住幾天，有時也陪師父去東初禪寺、大覺寺、莊嚴寺開示，有一次開示之後師父找了幾位出家人講話，他說：「不要認為出家人就吃定在家人，要想想自己何德何能受在家人供養。」我曾問師父為何不收弟子，他說自己年紀大了沒辦法教人家，收弟子不是誤了人家嗎？我又問師父將來老了怎麼辦，師父說他從不想這些。

天安門事件當天師父就在 Columbus，晚餐後師父告訴我們：「中國人的苦難正要開始，你們要發心啊！你們要發心啊！」從此我每天念藥師咒，求早日完成學業，一週之後接到師父的條子，上面寫道：「誠心學佛莫妄求，妄求致禍昧因果。」從此都不敢再求，直到父母病倒之後。

佛學社有人說：「我業障重所以…」，師父答道：「學佛的人不要拿佛教的名相當口頭禪，不要老說自己業障重，不要覺得自己業障重，要去承擔啊！」有人問師父是不是有神通，師父回答：「我不講神通，我講人通，人與人相通，當你設身處地為別人設想自然就會知道別人需要什麼，這哪需要神通。」師父問候馬紹章，他回答：「混混日子。」師父嚴肅的說：「「混」是最要不得的，中國人就是被「混」所害，凡事要盡心盡力不可有「混」的念頭！」有人問師父怎樣才能開悟，師父說：「想要開悟，先將障礙開悟的因素去掉。」針對佛教「加持」、「功德」、「開

悟」、「看破」等名相，師父給了以下開示：「求加持，不如快改過；貪功德，不如行道德；求開悟，不如學正行；修看破，不如練荷擔。」

學佛後常觀照起心動念，卻發現自己一無是處而十分痛苦，問師父怎麼辦，師父說：「有觀照很好，發現自己有問題要起大慚愧心，大慚愧心才會大進步，小慚愧心則小進步，接著要懺悔再放下，不斷去試就會進步。」

1994年初到成大面談，一週後接到成大錄取通知，回美國在 New Jersey 轉機時打了電話問師父是否要接受聘書，師父說：「你自己想想在哪兒貢獻大就去哪兒。」後來我又打電話問老師李家同教授，他說：「回來吧！台灣有很多事可作。」就這樣，我於 1994 年九月三日回到台灣，當時也不知是否有機會再親近師父。返台任教不久，收到師父寄來的條子 - 「作經師，作人師」，師父的勉勵也成為我持續努力的目標。

回台之後繼續與師父聯繫，當時因為佛學社很多同學都回台了，因此也把大家聯絡上，並在成大成立「同淨學會」討論「成佛之道」。有一次師父返台為導師祝壽，聖嚴法師請師父到農禪寺開示，果光法師也邀請佛學社同學參加，當時我請師父日後返台到台南「同淨學會」開示也到大甲走走，師父應允每年四月與十月各回台一次。從此，每次師父回台我都幫忙安排一些行程，北從基隆南到屏東，總要跑十幾個地方，一直到兩年前師父身體大不如昔，才減少行程。

1996 年，第一次只安排在我家大甲幼師廠開示，大約一百多人聞風而至，結束後父母留大家用餐，師父連連向父母說謝謝。神岡慈光寺性圓法師也來看師父，她是導師第一屆女眾佛學院畢業的學生，也是師父的學生，她邀請師父到寺裡弘法，並說自己的廟很小，師父說：「廟不在大小 道風最重要。」第二年師父去了慈光寺後告訴我：「不簡單啊！一個人幾十年守著這個道場，還做了這麼多的事。」還告知我：「你們要護持正法，要護持這個道場啊！」

師父返台第一站與回美國前一定要去看導師，有空我都會陪著去，師父總是恭恭敬敬向導師頂禮，然後像小學生般站在導師旁，這份近六十年高貴、深厚的師生情誼總讓我感動。

有一年師父在法鼓山台南分院開示，一位太太問師父她能不能出家，師父說出家要問自己，然後問這位太太，身旁的小朋友是不是她的小孩，接著又正色問道：「妳出家了小孩怎麼辦？」又說：「**作人都有一份責任，盡本份是作人的根本，也是學佛的基礎！**」

去年，師父在花蓮慈濟醫院養病，我去探望時請師父保重身體，師父說：「**我開過十幾次刀從沒把自己當病人。**」他又說：「**不要老是掛念身體，但也不要虐待它，有好的身體可以做很多事情。**」

師父每次返台一定會到大甲至少住一晚也會對全家人開示，後來哥哥、弟弟、大嫂、弟妹全家都皈依師父。1999年初，爸爸心臟衰竭成為植物人，師父返台都會帶領大家在爸爸床邊念觀音菩薩。之後，媽媽也肝硬化，我在台南走遍大小廟宇，每個禮拜五傍晚都騎著腳踏車到妙心寺、觀音亭、天公廟，求菩薩保佑媽媽身體健康、爸爸能夠醒來。隨著父母病情的惡化，我也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為什麼菩薩都沒有回應我的祈求。有一次師父來大甲，清晨我陪他老人家在工廠散步，我告訴師父：「觀世音菩薩聞聲救難，為何都沒聽到我的聲音？我連自己的父母都幫不了，又如何度眾生！」師父說：「即使觀世音菩薩來也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，只有靠自己、靠更多人的努力才可能改變這個世界。」我又告訴師父：「人生好苦，我不敢也不要再來了！來了也難免在紅塵中沉淪。」師父說：「**悲智雙運就不墮迷、有願力就不覺得苦、深信因果就不會沉淪。**」

那時候自己心力交瘁，就停止了成佛之道的討論，也沒再去維護同淨學會，所以第二次「成佛之道」還是沒講完。兩年後爸爸去世，師父得到消息，親自回台一趟，每天帶領家人念佛回向，寫了一篇文章紀念父親。不到一年媽媽因肝癌也走了，師父又趕回來，也寫了一篇紀念文章。之後，師父還是每一年來大甲，也都會到父母墳前沉思，帶著全家人在那兒念佛。師父對父母、對我們的恩德，我們全家人深深感念。

母親去世幾天後，我從大甲搭火車北上到國科會開會，一路上不斷向觀世音菩薩祈求：「觀世音菩薩請帶弟子的媽媽到善處！」。忽然，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在前上方，一股能量灌了過來，我頓時感激與感動不已。我知道菩薩回應了我的祈求，也向觀世音菩薩許了願：「弟子盡未來際追隨菩薩腳步，努力修行、弘揚佛法、盡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，願終有一日，只要有我在人間沒有苦難！」幾年後我遇到馮馮大師時問他：「Uncle, 我爸媽過得好嗎？」，他看了我一眼，答道：「他們很好啊！只是你念地藏經對他們沒幫助，你應該唸阿彌陀經才對！」

有一次在大甲妙法寺，師父告訴我這一生最有意義的事就是出家，要報答父母恩、要讓自己的生命更上層樓，出家是唯一的路。當時我沒有回應，因為覺得自己願力不夠、能力又太小，出家一定會背負更多未來還不起的債。返台十幾年了，當年「弘法利生」的豪情逐漸在紅塵中磨耗殆盡，而師父樸樸風塵的身影卻依然清晰，想到師父對自己的期許也每每深感不安。第二天師父北上，行前握著我大哥的手說：「陳先生，人生還有更重要的東西！」這話給了我很大的震撼，父母走了、教授升了，每天渾渾噩噩早已失去了人生的目標，什麼才是我更重要的東西？

第一年在台，師父帶領我們繞著工廠快走，大家都趕不上他，一年又一年過去，師父不再健步如飛，年輕時的剛毅已逐漸柔和，嚴肅的神情也轉成常掛臉上孩童般天真的笑容，偶爾更會爽朗地笑上幾聲，散步時也會談談自己的往事。師父告訴我年輕時覺得自己所知有限而不願講經說法，直到有一天覺得佛法這麼好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、受用，才開始積極弘法。師父說他六歲那年父母送他到教堂，他緊抱家人，雙腳抵死不肯著地，家人沒辦法只好改送他到寺廟，他就高高興興的待了下來，住持師父很慈悲教他讀書寫字，常常讀得睡著，醒來發現自己蓋著棉被躺在床上。抗戰期間師父跟著逃難，沿路悲慘的景像至今難以忘懷，對於日軍的殘暴，雖身為出家人卻仍無法釋懷。

師父老了，而自己也不再年輕，有一次師父告訴我：「陳先生啊！你頭髮也白了呀！」我說：「是啊！認識師父已將近 20 年，師父年紀大了要多保重，不要再四處奔波了。」師父回答我：「我的身體雖然衰老了，但我（學佛）的心卻永遠不會老！」師父又說：「台灣人非常善良，我受台灣同胞深恩，只要還能講經就一定要回來。」師父又說自己最希望能在講經說法中走，這是最有意義的事。這幾年，師父返台總會順道去香港、大陸，最近一次還在大陸得了肺炎，我請師父不要再跑大陸，他說：「現在大陸開放，我們要努力讓佛法在大陸再興起，只要有機會一定要再去。」

回台之後一直以師父為榜樣，用心對待每一位學生，不問背景出身一視同仁，決不讓學生做我自己的事；也以人師自許，除教學生專業知識與技能外，總希望開啟他們的智慧與引導他們了解生命的真諦。十幾年教學自己獲益良多，有一次，學生論文口試前一晚來找我，說他很緊張能不能不考，我問他可能嗎，只有通過考驗才能更上一層樓！才說完，頓時明白為何菩薩沒有回應我的祈求，生命是無盡的學習歷程，所有的路程必須自己走過，所有的考驗必須自己去面對，當老師的只能引導學生，無法替他考試，無法替他走應走的路。

父母還在時每天晚餐後都會打電話跟父母聊聊，父母走後，幾次習慣地拿起電話才驚覺父母已經不在了，常掛了電話獨自在辦公室痛哭，好幾次深夜走在校園也想一走了之。有一次坐在成功湖畔石頭上，蒼茫中，師父當年「**人生還有更重要的東西**」這話與師父揮手的身影在腦海清晰浮現。是的，除了活下去，生命應有更高的價值與意義！我背起了包包，黑暗中邁開大步走向明天。第二天我打了電話給神岡慈光寺性圓法師，開始了第三度「成佛之道」的導讀，也誓願有始有終。

「因理解而慈悲，因遭遇而理解。」走過生命的低潮，更深信生命是無盡的學習歷程，所有的遭遇不管是好是壞，都能給我們啟發，身處逆境可能在滾滾洪流中沉淪，也可以乘風破浪而上，所有的苦難菩薩都經歷過，卻也在苦難中成就了自度度他的慈悲和智慧。

回首前塵，總要感謝上蒼的眷顧，今生得聞佛法、得遇師父；感謝師父樹立的典範，讓我們得以遵循；感謝師父的指引，讓我們在紅塵中不至迷失；感謝師父的開啟，讓我們了解佛法的真義與生命的真諦。祈願師父法體康泰，也願與師父歷劫相逢，生生世世追隨師父堅毅的步伐，於人間道場大步前行。

陳裕民 2007/11/23 台南

2004年10月，日常法師在廈門圓寂，骨灰由其弟子迎回臺灣，當時師父正在大甲。得知消息後，師父決定去看日常法師，當晚強颱風來襲，我勸師父明早再去，師父說現在不去會深感不安。那晚，我目送師父的座車駛進暴風雨中，內心湧起了莫名的感動。

2005年10月，師父住在大甲，當晚跟我們全家開示，他看到我太太懷有身孕，主動要幫她與腹中的胎兒授三皈依。

2008年5月得知師父罹患肺癌，學期一結束我就到美國去看師父，在「同淨蘭若」住了一星期。跟過去一樣，我每天陪著師父在蘭若的步道慢走(以前是快走)，也跟著他做擴胸運動。師父告訴我，他每天做一千下擴胸，讓肺部活化。6月22日師父師父送我墨寶：

反省反省深反省，反省到自家過患，即治即改不稍怠，便能做成真實人。
善於教授教誡的，嘉勉常多於責備；嘉勉得令人欣喜，奮奮發發自導自。
最不善於教育的，把人做教訓對象，融融和和的愛敬，才受到教育實效。

拂逆中心平氣和，扭轉拂逆為順暢，修在這種心量中，人就過到好生活。
具有超特見行的，不為情醉為法獻；劃清了醉獻分野，薰陶人性顯佛性。

回台灣前，師父對我與果慶師開示，從師父的談話與身教，我明白修行在提升德性，在能無我、無私、真心對待一切人、事、物。對此體會，師父也給與肯定。

2010年九月師父返台在慈濟醫院台北新店分院進行肺癌治療，出院後在「法鼓山」療養。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我陪立法院長王金平到法鼓山拜訪師父。院長要供養師父，師父婉拒並告訴院長：「**為官清廉、真心為民是最好的供養。**」院長讚嘆：「不愧為一代高僧，清淨、慈祥、莊嚴，沒有一點病相。」

2011年農曆年前，我到新店慈濟醫院看師父，師父已十分虛弱，我向師父頂禮拜別時，師父握著我的手說：「**要把佛法當自己的**」。這是師父對我最後的叮嚀，這次也我見師父的最後一面。

「**菩薩清涼月，常遊畢竟空；為償多劫願，浩蕩赴前程！**」在無盡的菩提道上，師父邁開大步前行，實踐了「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」的大乘佛法精神。

後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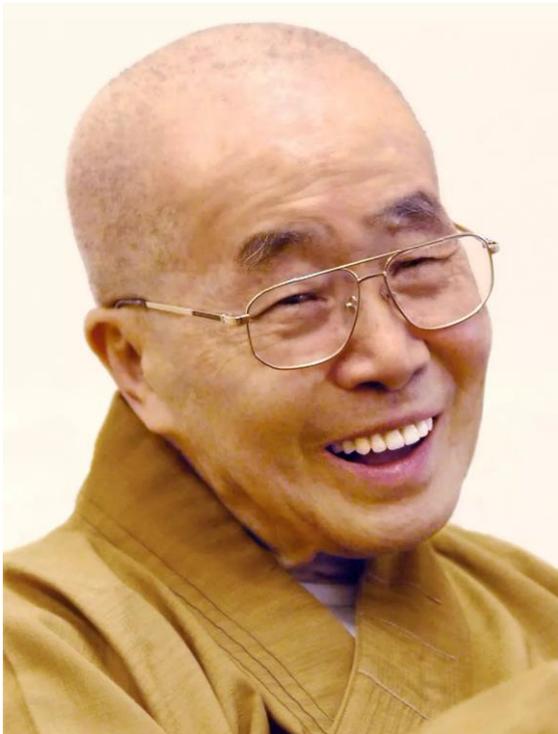
時光飛逝，1988年七月初認識師父至今，轉眼35年。在準備這次報告的過程中，除了懷念師父與每個階段同行的學友，也檢視自己學佛的初心與軌跡。想起師父的身教、言教與期許，除了感謝，也有著更多的慚愧，這也激起了我繼續努力前進的動力。

感謝 師父與幫助我成長的一切!

感謝 印順基金會與籌辦佛法度假的師兄姊們!

感謝 線上的諸上善人!

2023/06/27 補記









1998, 10, 14 台南妙心寺住持傳道法師拜謁 印順導師

後排左二: 唐德賢醫師、左三唐太太(陳長華)



一
反省反省，反省稍反省；反省到自身過患，
即活即改，不偏不倚，便能做其真人。

二
善於教授教誡的，善勉亦多，亦善備，
善勉得令人心善，善心發，自導自

三
最不善於教育時，把人作教訓對象，
勉，如：勉勵，才是到教育實效。

四
耕運中心早歲和，在耕運為順暢，
行在這種心量中，人就過到好生活。

五
具有起時見行的，不為情醉為法獻，
別活，醉處心野，業間人理頭件性。

師父墨寶 (2008, 6, 22 美國同淨蘭若)